

藝術經典:台灣電影賞析 期末報告

102062209 邱政凱

回望一整個學期來的軌跡，這堂課程帶著我們從光復初期一路經過六零年代的健康寫實、七零年代超然於現實的小情小愛和武俠世界以及愛國電影、八零年代的新電影風潮，一直到九零及二十一世紀初電影產業在荒漠中掙扎的年代，逐步認識在不同階段面臨不同的國際局勢、政經條件及社會風氣下，台灣電影及電影人們所呈現出來風貌。在這篇報告中，我想根據上課的內容、《我們這樣拍電影》及《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兩本書以及自身的經驗與觀察，為台灣電影替人們鐫刻下的記憶做一些註解。

台灣電影在台灣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讀後感

台灣電影在歷史上的地位，除了受政經因素影響外，製片、發行、映演三方之間的角力與連橫的複雜關係也直接牽動著台灣電影的發展，政府如何補助、制衡市場也因此成為了電影發展的關鍵。城鄉變遷造成了觀影文化和型態的改變，新的媒介(電視、錄影帶…)等的出現也直接逼迫電影重新思考自身在市場上的定位。不難看出台灣電影的發展的變因極多，不一而足。

五零年代，國民政府尚未在台灣站穩腳步，國語片的推廣仍屬萌芽階段，且以政宣影片為主。但以《薛平貴與王寶釧》為首打開的台語片市場，傳承著傳統民間戲曲娛樂與劇場藝術的靈魂，普遍受市井小民青睞，也因此吸引許多

投機客趁勢參與台語片的製作(卻也因為粗糙爛製的水準、生產受制於發行的局面為這樣的風潮劃下句點)。我們可以說那個年代台灣電影扮演的角色是以另一種形式、用更為方便散布的媒介，取代傳統劇場藝術與戲曲在民間的需求。

到了六零年代，出口擴張政策造成的經濟起飛，對電影產業造成的直接影響有限，卻加速促進了台灣社會的轉型，改變了電影產業發展的社經環境。經濟條件的提升當然為電影產業帶來正面的影響，但隨著國語教育發展、勞工生活社會化以及城鄉人口結構的變遷，台語片在此時期逐漸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影的健康寫實路線為首的國語片。《蚵女》或《養鴨人家》等作品，強調以美德與倫理來克服化解乖舛的命運，強化社會倫理與道德，並在影片中偷渡宣傳政府發展經濟的成果，以政府的角度而言可謂相當成功。台灣電影的角色在此時期已經不同於五零年代，開始用隱晦的方式完成其政治目的。

然而，我認為健康寫實主義的影片把社會、結構的問題全部用簡化的方式呈現，社會衝突與矛盾的複雜性在健康寫實電影中全部被轉化為個人道德操守與情感問題，同時也被塑造成可以用個人美德來克服；與其說隱匿社會的黑暗面，我認為用簡化社會的黑暗面來形容健康寫實電影也許更貼切。推論那時健康寫實電影之所以可以成功，我猜也許是因為人們可以從這些影片中，得到一種安全感，覺得只要固守倫常必然可以在動盪的時代中獲得救贖。

在六零年代末期與七零年代初期全面佔據台灣電影市場的是充滿逃避主義色彩的愛情文藝片與武俠片。愛情文藝片為經濟發展造成的差異所形成的階級焦慮找到了出口，使台灣人民相信愛情可以填補社經地位的鴻溝，減緩現實生活中的焦慮與挫折。武俠片則藉由讓觀眾在一個架空的世界中實踐精神上的正義，釋放壓抑情緒，同時可以避免落入賊匪時事之嫌。台灣電影在此時最明顯的角色大概就屬穩定遽變時代的民心了，不過我會想要附註此時台灣愛情文藝與武俠電影另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就是使類型電影這種概念在台灣市場的發

酵，使人民與市場開始依循一些象徵賣錢的元素與特定的符號來選片。

關於類型電影，我有一些粗淺的想法：類型電影可以是調劑票房與市場的藥方，但是不同的病症用同樣的藥方醫久了就會出現抗藥性。把特定的類型要素不經思索直接投入電影中，也許在初期會有刺激票房的作用，但是這只是種治標不治本的行為。如果整個產業沒有辦法善用「類型」為產業帶來的機會，從中發現改善產業結構的契機，只懂得趕快從中複製剽竊，那麼過量的藥劑反而會使得自身加速滅亡。

七零年代中末期，台灣面臨一連串的政治挫敗，在國際上的地位越顯單薄，《梅花》等愛國電影儼然成為此時期台灣人民精神上的寄託；同時，李行的《汪洋中的一條船》等作品開始刺激台灣人民反思自身飄泊的身世，並重新咀嚼屬於這塊土地上的經驗。同時期的鄉土論戰的展開，讓台灣人民藉由辯論抓住所謂本土意識的樣貌。台灣電影在此時其呈現的角色，我認為可以說是具備承先啟後的功用，一方面用愛國電影承受了失勢之痛，另一方面以本土反思的作品為八零年代的新電影鋪下溫床。可惜的是此時主流商業市場上的作品卻持續的消費類型電影、不知創新，整個電影界呈現腐敗混亂、黑道介入的局面，對比此時，港片持續的進展，以李小龍、成龍等巨星橫掃全球，同時國語片在香港市場也逐漸取代粵語片，使得港製電影對台灣來說的語言隔閡幾乎消失，港片挾其大成本製作的高水準電影，幾乎壓的台灣電影喘不過氣來。這個時期台灣電影界可以說是把市場的信任與能量搾取光了，導致之後數十年台灣電影界的積弱不振(甚至有一段時期還得靠色情電影維持住產業)。

依據我的觀察，七零年代後期政治目的的電影可謂來到末路了。人們對影電影的想像開始麻木，電影開始不再是「為了人們的需求」而出現，而是不同時代的電影餵養了不同時代的人們，動態地重塑大眾對於電影的想像和需求。電影從這個時代開始有了全新的典範，卻也因此更加迷失於市場跟創作者間的

權衡之間。

八零年代之後，大家熟悉的新電影以截然不同的姿態翩然出現。從《光陰的故事》預示了新電影的風貌，到《小畢的故事》證明了新電影在商業上的可能性，一直到《兒子的大玩偶》正式確立了新電影的地位。然而，儘管新電影確實為台灣電影開拓出了新的可能性，也極具美學與歷史價值，但是仍對於挽回台灣電影產業來說是杯水車薪。主流觀眾的觀影習慣絕非一夕之間可以改變，電影產業的命運基本還是掌握在商業電影手中。

令我最感到不以為然的是，此時期的商業電影只懂得氣急敗壞地把責任歸咎於新電影毀了明星制、毀了類型傳統，而仍舊不願求新求變，復甦台灣電影的希望越顯渺茫。

其實，新電影及一般商業電影雖然都同屬於「電影」這樣的媒介範疇下，但我認為兩者不論就表現形式、評論手法、觀眾客群可謂都是在截然不同的立場上，要想從任何角度以一樣的標準來檢視兩者，把兩者一同塞到單一的「電影」想像裡來檢視我覺得都是荒謬至極的。新電影背負著文人電影的使命，使台灣電影界走出了獨樹一幟的新路線，前所未見的敘事手法確確實實地幫台灣電影在世界的電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資產，這點在觀看過侯孝賢、蔡明亮等大師的作品後我絲毫不抱持任何疑問。

來到了二十一世紀，以《海角七號》作為轉捩點形成了台灣電影的新局面。受好萊塢類型電影文化與日本動漫內容文化影響長大的世代(我們的世代)成為了現在最主要的觀影層。一方面，我們比以前的任何的世代都熟悉與熱愛這些文化輸出國的作品，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比以前任何的世代還要更渴望於了解自己是誰。對很多影評人來說，我們是沒有歷史包袱的一代，我們對於台灣電影可能性的想像更是天馬行空。網路與資訊主宰的時代，電影扮演的角色必定將面臨下一個大轉型。電影在這個時代的角色為何？我想，我們都正在參與定義、見證它的過程吧。

台灣電影人眼中的台灣電影：《我們這樣拍電影》

讀後感

對比於多舛乖違的電影環境，台灣的電影人對於電影的信念反而是都堅定而強烈。從《我們這樣拍電影》一書，不難看到電影人幾乎都是背負著使命感在拍片的，他們想要用影像說故事，想要用影像見證台灣的樣貌，想要用影像振興台灣的電影產業…。在 2002 年左右，台灣電影的谷底期，台灣幾乎可以說是沒有電影產業的存在了，但是許多導演仍然奮力地，不論自己籌錢或募資，不惜負債也要想要拍電影，探索台灣電影的可能性。看著這些電影人們胼手胝足地拍片，真的很難不被他們的熱情所感動。不像許多國家有完整的電影支持體系，電影人只管拍片而不用煩惱任何東西，台灣影人在整個製片過程都必須打游擊戰，且戰且走。這樣子「特殊」而艱困的製片文化卻反而塑造出台灣電影截然不同於電影大國的電影風貌；也許就如同影評人藍祖蔚所說，就像在荒漠中的仙人掌一般，開出了獨特而艷麗的花朵。

另一個在二十一世紀初最常被拿出來爭論的應屬台灣電影的藝術商業路線之爭了。然而，做「藝術」的影人們大部分似乎都不特別認為自己在拍藝術電影，只是想用寫實的手法，而不是用「影戲」的手法拍攝電影。用自己的角度真實描繪台灣社會不同位置的人們的面相。拍「商業」的影人們大部分也不認為台灣電影的衰頹是作者論電影的關係，而是產業本身的不成熟、輔導金與影評制度惹的禍。

從這些影人們的記述中，我隱約可以感覺出，大部分的影人其實都對這種外界經常討論的「路線之爭」感到不以為然，只想把重心放在怎麼籌錢拍攝下一部影片，想要做怎麼樣的新嘗試。他們一直相信觀眾一直都在，只是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想把觀眾再次拉回戲院裡聽他們說故事罷了。

另一方面，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在零八年時彷彿把十數年來積蓄的能量一口氣迸發出來一般，將台灣電影產業推向了下一階段。這個世代的導演們比起上個世代的新電影導演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更願意嘗試類型電影的公式與手法，對於不同的敘事媒介也有自己的想法，也像以前所有的導演一樣有自己的故事想說。但，電影產業仍舊沒有來到應許之地，大部分的作品也是虧本的，甚至有泡沫化的跡象；然而對比於十數年前，觀眾對於台灣電影的接受度明顯提高了，很多台灣人(包括我)其實也都在引頸期盼著台灣電影是否能夠開拓出新的路線。

就我自己的角度來說，我會認為如果台灣電影能繼承過去新電影的人文關照，同時善用明星制、IP 等商業上容易成功元素，開拓出自己的路線，台灣電影其實還是很有機會的。近期而言，魏德聖的《KANO》和楊雅喆的《女朋友。男朋友》對我來說都是具備這些元素的作品。《KANO》一方面用熱血勵志的棒球故事作為敘述主幹，卻又融入種族、文化的衝突與包容等人文關懷要素。《女朋友。男朋友》則以三角戀這種容易受歡迎的題材為感情線主幹，隨著劇情的推進卻又可以觀察到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社會背景的脈絡，以及那個時代人們面臨的困境與掙扎的方式，讓我們得以從另一種角度檢視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

台灣電影對於我的啟發

經過了這一學期，我算是從對於台灣電影懵懂無知的狀態轉變成了對於台灣電影的脈絡與爭議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影響並啟發我最多的，我覺得還是台灣的電影人對於創作的熱情吧。我從來沒有想過有這樣的一群人們，可以為了理想、為了人文，奮不顧身地把人生整個押注上去。

我自認為自己也是個對於說故事有渴望的人，我會想要看看社會上不同人

們的故事，也想要說說自己身邊的人們，乃至於自己的故事。但是也許並不一定是用影像的形式，也許是藉由一些社會行動、網路時代全新的媒介…等等的方式。這種渴望一直以來都隱隱地在我的心中騷動著，卻一直沒有付諸行動。這堂課給我帶來最大的收穫我覺得大概就是發現了這樣一群為了理想奮鬥的人們，無形中給了我想要嘗試看看一些以往沒有實行的計畫的勇氣。

總之，非常地謝謝老師，這學期讓我有機會能夠認識這樣一個充滿熱情與理想的世界。